



夷堅乙志卷第十六

十五事

行款悉依宋本

劉姑女

東坡人官報

卷之五

卷之五

方城縣境有花山近麥陂市市人率錢築道堂以處道女村民劉姑者棄家入道處堂中其女既嫁矣一夕夢見之泣曰我昨與夫婿忿爭相歐擊謀什戶限上蹙損兩乳已死矣姑驚怛而寤卽下山詣女家詢之果以昨日死扣其曲折良是欲執壻送縣里人勸止之曰姑名爲出家而以一女自累不可也乃止里胥亦幸無事祕不言女冤竟不獲伸

乙志十六

雲溪王氏婦

政和七年秋婺源縣雲溪王氏婦死經日復生邑人朱喬年_松方讀書溪上亟往問所見曰昨方入室見二吏伺于戶外遂率以去步於沙莽中天氣昏昏不能辨蚤暮俄頃入大城廛市井邑甚盛凡先亡之親戚鄰里皆在焉相見各驚嗟問所以來故追吏引入官府歷西廂下拱立舍中吏檢簿指示曰汝是歙州婺源縣俞氏女

乎荅曰然曰父祖名某鄉里名某乎曰非也摘其耳曰誤矣叱追者使出久之復執一婦人至身血淋漓數嬰兒牽摔衣裙旋繞左右吏又問其姓氏家世邑里皆與簿合命付獄而顧我曰與汝同姓氏故誤相逮至此此人凡殺五子子訴冤甚切雖壽筭未盡冥司不得已先錄之汝今還陽間宜以所見告世人切勿妄殺子也別遣人送出推墮河中遂寤喬年卽與其家人往詢所追者家果以是日死

喬年爲文記之

海中紅旗

趙丞相居朱崖時桂林帥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饋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戒使臣者使閉目坐舩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鱗也平生未

嘗觀所謂紅旗者鱗鬣耳世所傳吞舟魚何足道使是鱔與吾舟相值在十數里之間身一展轉則已淪溺於鯨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鱔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莊子鯤鵬之說非寓言也時外舅張淵道爲帥云

張子思說得之於使臣外舅不知也

三山尾閭

台州寧海縣東涉海有島曰三山鎮鎮屯巡檢兵百人凡兩潮乃可得至先君爲主簿時曾以公事詣其處與巡檢登山頂縱觀四面皆大洋山之陰水尤峭急從高而望水汨汨成渦而中陷不滿者數十處云此所謂尾閭泄水者也

董穎霜傑集

饒州德興縣士人董穎字仲達平生作詩成癖每屬思時寢食盡廢詩成必徧以示人嘗有警語云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汀秋蒙韓子蒼激賞徐師川爲改汀字爲川汪彥章曰此一字大有利害目其文曰霜傑集且製叙以表

出之然其窮至骨他日入郡爲人作秦丞相生
日詩窮思過當遂得狂疾走出欲投江水或爲
遣人呼其子買舟載以歸歸數日而死家貧子
弱葬不以禮亦無錢能作佛事歷十餘日宗人
董應夢者夢見之曰穎死後以家貧之故不蒙
佛力尚未脫地獄苦吾兄儻施宗誼微爲作齋
七以資冥路併刻霜傑集傳于世則瞑目九泉
別當報德矣應夢如其請先飯僧作齋又夢來
謝曰荷兄追拔已得解脫霜傑願終惠也以詩

乙志十六

四

一章爲謝記其一句曰日斜人度鬼門關餘句
鄉人
或能
言之應夢家正開書肆竟爲刻集

劉供奉大

臨安萬松嶺上多中貴人宅陳內侍之居最高
紹興十五年盛夏納涼至四鼓未寢道上人跡
已絕忽見獄卒衣黃衣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
金紫者行前其次着紫衫又其次着涼衫到劉
供奉門外升階欲上金紫者難之獄卒曰彼中
已承當如何不去時已晚請速行乃俛首而入

乙志十六

五

乙志十六

六

之正寢扁鐻甚固孫奭驛吏啟門荅曰此室爲
異鬼所居凡數十年矣無敢入者孫生年少又
爲大府僚屬擁從卒百人恃勇使氣竟發戶而
入至夜明燭于前取劍寘几上過二更後獨坐
心動未能就枕忽聞梁上有聲仰視之一青鬼
長三尺許正跨梁拊掌而笑孫密呼戶外從者
皆熟寢不應久之鬼冉冉而下立孫側盤旋而
舞少焉奪劍執之舞不止孫益懼但端坐聽命
俄有婦人頂冠出屏後衣服甚整笑曰小鬼莫
惱官人便歸去言畢皆不見牕紙已明蓋擾擾
達旦也肇仕豫爲吏部侍郎出知棣州因大旱
用番法祈雨執肇坐於烈日中汲水數十桶更
互澆其體遂得病死

金鄉大風

濟州金鄉縣城郭甚固陷於北虜紹興壬戌歲
有人中夜扣城門欲入闔者不可其人怒罵久
之曰必不啟關吾自有計忽大風震天城門破
裂吹闔者出城外一縣室屋皆飛舞而出自令

承以下身如御風而行不復自制到城外乃墜地是歲州爲河所淪一城爲魚而金鄉獨全遂

爲州治

二事趙不庸說

韓府鬼

韓郡王解樞柄建第于臨安清湖之東其女晚至後院見婦人圓冠褐衫背面立以爲姊妹也呼之婦人回首搵女曾卽仆地猶能言所見遂短氣欲絕王招方士宋安國視之揭帳諦觀曰雖有崇然無傷也一女子年可十八九說其衣

乙志十六

八

冠皆同又一老媪五十餘歲皆在左右今當遣去命取大竹一竿掛紙錢其上使小童執之令病者噓氣宋以口承之吹入竹杪如是者二竹勢爲之曲宋曰邪氣盛如此豈不爲人害又汲水喫其竿童力不能勝與竹俱仆女遂醒先是某人家室女爲淫行父母并其乳婢生投于井中覆以大青石且刻其罪于石陰今所見蓋此二鬼鬼爲宋言如是宋字通甫治崇不假符籙考召其簡妙非他人比也韓府今爲左藏庫

鬼入磨齋

鎮江都統制王勝獨行後圃遙望山石後有人引首近而視之乃牛頭人著朱衣相對立勝叱問曰誰牛頭亦曰汝爲誰勝捫塲擊之亦擲塲相報勝懼捨之而還其妻初嫁軍小將又嫁陳思恭末乃嫁勝嘗見二前夫同坐於堂以語勝勝曰復來當急告我明日又至勝出其坐自如亟逐二鬼皆走至西廂入磨齋中乃滅勝以手擊磨五指皆傷是年死

二事韓子溫說

乙志十六

九

張撫幹

延平人張撫幹有術使鬼神鍾士顯

世明病瘧

折簡求藥張不與藥不荅簡但書押字於簡板上戒曰以舌舐之當愈果愈鍾婦翁林氏富人也用千緡買美妾林如福州而妾病沉困不食鍾邀張治之張曰事急矣度可延三日命林君如期歸則可見乃呵氣入妾口中少頃目開體動索粥飲之頗能語信宿林歸妾亦死又與鄧秀才者同如福州鄧羸劣不及事張曰吾以一

力假君何如鄧曰君自無僕何戲我前過一神祠指黃衣卒曰以此人奉借鄧特以爲相戲侮遂分道各行至前溪渡頭舟人檣舫待曰君非鄧秀才乎適有急腳過此令具舟相載固已怪之矣晚到村市見旅舍貼片紙曰鄧秀才占問之又此人也自是三日皆然至福唐夢黃衣來曰從公數日勞苦至矣略無一錢相謝何耶我坐貪程行速蹙損兩指當亟爲療治覺而異之卽焚楮繼數萬祝獻歸途過祠下視黃衣足指果斷其二自和泥補治之

乙志十六

十

趙令族

趙令族居京師泰山廟巷僕人嘗入報有髑髏在書牕外井旁令族曰是必鳴鳶銜食墜下者善屏弃之僕持箕帚去此物殊不動將及矣遽躍入井中其聲統如僕以事告令族曰乃汝恐懼不自持誤蹙之墜水姑以石窒之勿汲也明日又往則復在石上且前視之逮相近宛轉從旁揭石以入僕益恐令族猶不信曰明日謹伺

之我將觀焉乃窺於牕隙中所見與僕言同亦懼會元夕張燈自登梯捲簾未竟忽悲哭而下問之不荅遂得心疾厭厭如狂癡其妻議徙居以避禍既得宅於城西遣其子子澈先往妻與令族共乘一兜檐子澈掃洒畢回迎之遇諸東角樓下揭簾問安否令族神色頓清但時時探首東望極目乃已及至新居則洒然醒悟能說病時事云憶初登梯時見婦人被髮蒙面從堂哭而出聲絕哀吾不勝悲亦爲之揮淚自此不

離左右然未嘗見其貌也今日相躡升轎接膝坐被髮如初望東闕門急趨而下向東行吾卽覺神觀稍復舊覘其出通衢雜稠人中不可辨乃止以今日之醒念前日之迷得不墮鬼計中幸矣令族旣免續又有宗室五觀察來居之半年死時宣和中

何村公案

秦棣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半夜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

有兵甲意爲凶盜卽擊鼓集鄰里台僕奴持械
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不備并其徒皆見執
民以獲全火盜爲功言諸縣縣旣知之矣以事
諉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
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固不疑也則大
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
以征遂趨郡棣釋巡檢以下而執三人取麻緇
通纏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
人者皆死棣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

懼卽丐致仕明年棣卒於郡又明年楊原仲厚

爲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相械琅璫至階下一
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
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此
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
駭趣書史端楷錄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趙不
唐聞

之李
次仲

姚氏妾

會稽姚宏買一妾善女工庖厨且有姿色又慧

點謹飭能承迎人自主母以下皆愛之居數月
久一夕姚氏舉家覺寒氣滿室切切逼人巳而
聞鬼哨一聲從牕間出家人驚怖稍定方舉燭
相存問獨此妾不見視其榻衣裘皆在焉牕紙
上小竅如錢大不知何怪也

郭堂
老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六

乙志十六

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堅乙志卷第十七

十六事

行款悉依宋本

翟楫得子

京師人翟楫居湖州四安縣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槃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楫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歟楫竦然卽誓闔家不復食遂復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妻遂生子爲成人

同偕說

乙志十七

張八叔

一

邊知白公式居平江祖母汪氏卧病更數醫不効有客扣門青巾烏袍白皙而髯言吾乃潤州范公橋織羅張八叔也前巷袁二十五秀才合來切脉公式出見之客曰不必診脉吾已得尊夫人疾狀留一藥方曰烏金散使卽飲之邊氏家小黃犬方生數日背有黑綬帶文客曰幸以與我後三日復來取矣公式笑不答後三日犬忽死汪氏病亦愈乃詣袁秀才謝其意袁殊大

驚坐側有畫圖視之乃呂洞賓象宛然前所見者畫本實得於張八叔家

邊姪維嶽說

王訢託生

王訢字亨之江陰人紹興戊辰登科待揚州教授闕未赴以乙亥三月卒于家冬十月其田僕

見一人跨馬兩卒爲馭諦視之教授君也驚問

何所適曰吾欲到彭蒿因于二秀才家僕曰此

去彭蒿十餘里日勢已暮恐不能達訢曰遠非

所憚爲我前導足矣乃與俱行至初更及因氏

乙志十七

二

之門訢下馬留一紙裹與僕曰謝汝俱來條從

門隙中入僕懼甚亟歸視裹中物得銅錢五十

枚不敢語人明日又往問乃因氏孫婦是夜得

子

嚴康朝說

閻皂大鬼

臨江軍閻皂山下張氏者以財雄鄉里紹興十

四年家僕晨興啟戶有人長丈餘通身黑色徑

入坐廳上詰之不應曳之不動急報主人及呼

衆僕至擊之以杖鏗然有聲刺之以矛不能入

刃皆拳曲如鉤沃之以湯了不沾濕頑然自如亦無怒態江西鄉居多寇竊人家往往蓄大鼓遇有緩急擊以集衆至是鼓不鳴張氏念不可與力競乃扣頭祈哀又不顧徐徐奮而起循行堂中井竈漏溷無不至者張室藏帑悉以巨鑊扇鑰鬼輕掣之卽開所之旣徧復出坐及暮將明燭火亦不然一家惴懼登山上王笥觀設黃籙九幽醮命道士奏章于天七日始不見張氏自此衰替今爲窶人

石田人汪介然說

宣州孟郎中

乾道元年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僕王十五正耘于田忽僵仆家人至視之死矣昇歸舍尚有微喘不敢斂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十餘人自西來皆著道服所齋有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摔着地上加歐擊驅令荷擔行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通引官傳侯旨問來何所須荅曰當於婺源行瘟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可趣令急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

傳呼曰不卽行別有處分遂捨去入嶽廟復遭
逐乃從浙嶺適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所
言如婺源皆不許遂至徽州遍走三廟亦不許
十人者慘沮不樂迤邐之宣州入一大祠才及
門數人已出迎若先知其來者相見大喜入白
神神許諾仍敕健步徧報所屬土地且假一鬼
爲導自北門孟郎中家始旣至以所齎物藏竈
下運大木立寨柵于外若今營壘然逮旦各執
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腦卽仆地次遇
僕婢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而隕凡留兩日其
徒一人入報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
俾望火所來曠弩射之卽滅又二日復報營外
火光屬天暨登俾則已大熾焚其柵立盡不及
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
乃活里人汪賡新調廣德軍簽判見其事其妹
婿余永觀適爲宣城尉卽遣書詢之云孟生乃
醫者七月間闔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
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歸而死孟氏

悉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禱始愈蓋所謂火焚其
柵者此也是歲浙西民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
事歛之神可謂仁矣石曰人汪拱說王十三乃其家僕也

紫姑神類多假託或能害人予所聞見者屢矣

鹽官縣慶善寺明義大師了宣退居邑人鄒氏
庵隆興元年春晨起行徑中見鳩雛墮地携以
歸躬自哺飼兩月乃能飛日縱所適夜則投宿
屏几間是歲十月其徒惠月復主慶善寺迎致
其師于丈室之西偏逮暮鳩歸則聞無人矣旋
室百匝悲鳴不止守舍者憐之謂曰吾送汝歸
老師處明日籠以授宣自是不復出馴狎左右
以手摩拊皆不動他人近之輒驚起嗚呼孰謂
畜產無知乎竇思永說

乙志十七
五
女鬼惑仇鐸

紫姑神類多假託或能害人予所聞見者屢矣
今紀近事一節以爲後生戒天台士人仇鐸者
本待制寓之族派也浮游江淮壯年未娶乾道
元年秋數數延紫姑求詩詞諷翫不去口遂爲

所惑晨夕繳繞之不捨必欲見眞形爲夫婦又將託於夢想鐸雖已茫然尚畏死猶自力拒之鬼相隨愈密至把其手以作字不煩運箕也同行者知之懼其不免因出游泰州市徑與入城隍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齒相擊已有恐栗之狀暨還舍卽索紙爲婦人對事具述本末辭殊褻冗今刪取其大略云大宋國東京城內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紀三六郎名爽妻張氏三十六娘行年三十三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巳時

乙志十七

六

降生癸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生於箕口得導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八月三日過高郵軍見台州進士仇鐸在延洪寺塔院內請蓬萊大島眞仙爲愛本人年少遂降箕筆詐稱我姊妹在蓬萊山承子供養今日降汝汝宜至誠不得妄想我當長降於汝又旬日來往益熟不合舉意寫媒語誘鐸又說將來有宰相分以此惑亂其心十七日到泰州要與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遂告鐸云汝父恨

汝不孝焚章奏天上天降旨三口內有雷震汝
宜多設茶果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爲汝祈天免
禍又索度人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爲夫妻
意欲鐸恐懼從己又僞稱呂翁在門令來日未
明來東門外石墳側相見鐸欲往赴爲衆人挽
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香半兩翼狂渴赴
水死至於引頭擊柱用破磁敗面皆不死遂稱
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臺薦中伏於牀
不作呂翁救解之言曰天神幸以呂巖故赦此

人此人若死巖不復爲神仙如是經兩時久不
能殺鐸至晚方與鐸言我非蓬仙是白犬精今
日代汝震死永爲下鬼宜以杯酒叙別明日又
來云我乃興化阿母山白蛇精從前所殺三千
七百餘人矣衆人招法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
我只畏龍虎山張天師餘人不畏也緣三六娘
本意耽著仇鐸迷而不返須要纏繞本人損其
性命今爲鐸訴于本郡城隍奏天治罪伏蒙取
責文狀所供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重憲其

所書凡千五百字卽日錄焚之鐸後三日始醒
蓋爲所困幾一月婦人自稱死於癸巳歲至是
時已五十三年矣鬼趣亦久矣哉

張成憲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
暫攝其事捕獲強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
具獄未上尉卽出參告白郡守求合兩盜爲一
翼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
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

乙志十七

八

二者爲一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爲郡
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爲
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
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
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
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
甚明無用許旣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綳與
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
又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祕閣而終

邊雜
嶽說

韓郡王居故府時有小妓二十輩其子子温年十二歲與妾窻兒者晚戲東廂下見一人行前容止年狀亦一小妓也呼之不應乃大步逐之子温行甚遽其人雍容緩步初不爲急然竟不可及將至外戶子温大呼忽已在庭下化形如匹練迸爲火光赫然入溝中而滅問窻兒所見皆同歸白其父皆以爲當有伏尸或寶物欲發地驗之旣而以功役甚大乃止

滄浪亭

姑蘇城中滄浪亭本蘇子美宅今爲韓咸安所有金人入寇時民入後圃避匿盡死於池中以故處者多不寧其後韓氏自居之每月夜必見數百人出沒池上或僧或道士或婦人或商賈歌呼雜遝良久必哀歎乃止守宿老卒方寢爲數十人昇去臨入池卒陝西人素膽勇知其鬼也無懼意正色謂之曰汝等死於此歲月已久吾爲汝言於主人翁盡取骸骨改葬於高原而

作佛事救汝無爲守此滯窟爲平人害何如皆
愧謝曰幸甚捨之而退卒明日入白主人卽命
十車徙池水掘汚泥拾朽骨盛以大竹箠凡滿
八器共置大棺中將瘞之是夕又有一男子引
老卒入竹叢間曰餘人盡去我猶有兩臂在此
幸終惠我又如其處取得之乃葬諸城東而設
水陸齋於靈巖寺自是宅怪遂絕

二事皆
子溫說

林酒仙

崇寧間平江有狂僧嗜酒亡賴好作詩偈衝口

乙志十七

十

卽成郡人呼爲林酒仙多易而侮之唯郭氏一
家敬待之甚厚郭母病僧與之藥一盞曰飲不
盡卽止勿強進也已而飲三分之二僧取其餘
弃於地皆成黃金色母病卽愈且留朱砂圓方
與其家郭氏如方貨之遂致富蘇人有能傳其
詩者曰門前綠柳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
與東君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
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洞庭萬變江村煙雨濛
濛金竿又閑泛玉仙還欲顏莫教更漏促趁取

月明迴他皆類此

蒸山羅漢

邊公式家祖塋在平江之蒸山宣和元年公式爲太學錄得武洞清石木羅漢象十六遣家僮致之墳庵前一夕行者劉普因夢十餘僧持學錄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庵中所得鮮薄尋常供僧行三兩人猶不繼安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起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旦話此夢未竟而石本至公式足成一章曰松蘿深處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流傳袖中出簡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願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語雖非工然皆紀實也

沈十九

崑山民沈十九能與人裝治書畫而其家又以煮蟹自給縣人錢五八新繪地藏菩薩象倩沈禪飾之其傍烹蟹蓋不輟也夜夢入冥府所見

獄吏皆牛頭阿旁左右列大鑊舉叉置人煮之
將及沈忽有僧振錫與錢生皆在側諭獄吏曰
但合此人入鑊淨洗足矣沈猶畏怖吏命解衣
而入俄頃卽出於沸鼎烈焰之中衆囚冤呼不
可聞已獨無苦趣清涼自如正如澡浴身意甚
快展轉而寤遂戒前業賣錫以活云時紹興十

二年也

三事邊
維嶽說

十八婆

葉審言樞密未第時與衢州士人馬民彝善民

乙志十七

十一

彝素清貧後再娶峽山徐氏以貲入因此頗豐
贍稱其妻爲十八婆紹興三十二年葉公自西
村夫荷轎輿一老婦人自通爲馬先生妻來相
見葉公命其女延之中堂視其容貌昔肥今瘠
絕與十八婆不類問其故答曰年老多事形骸
銷瘦無足怪者皆疑之扣其僕僕曰但見從店
中指出來此不知所自也葉氏客徐欽鄰觀
此嫗面色枯黑覺其非人又從行小奴携裝匣

在手皆紙所爲已故弊乃送死明器耳大呼而入曰此鬼也逐出之嫗猶作色曰謂人爲鬼何無禮如是旣出門轎不由正道而旁入山崦間遂不見數日後民彛至言其妻蓋未嘗出也

欽郡說

世宗末文錢瑞反竄

乾道元年六月秀州大疫吏人錢瑞亦病旬餘忽譖語切切如有所見自言被追至官府仰視見大理正俞長吉朝服坐殿上瑞嘗爲棘寺吏識之卽趨拜拱立俞曰所以呼汝來欲治一獄

乙志十七

十三

左右引入直舍驗視案牘乃浙西提刑司公事也胥望者凡五六十人瑞結正齋呈甚喜因懇乞歸俞未許瑞無計退立廊左見故人甯三四首立揖瑞言舊爲漕司吏曾誤斷一事逮捕至此向來文字在某厨青紗袋中吾累夕歸取之家人以爲寇至故不可得煩君歸語吾兒取而焚寄我瑞許之望長吉治事畢復出瀝懇始得歸令人送還才出門命乘一大舟舟乃在平地瑞以爲苦夢中呼云把水灑地正盡力叫號舟

已抵岸遂驚覺滿身黑汗如洗時長吉知盱眙
軍方死瑞至今猶存

景裴弟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七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乙志十七

十四

夷堅乙志卷第十七

夷堅乙志卷第十八

十三事

行款悉
依宋本

張淡道人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畱館其門巾服蕭然唯著青巾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攜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戶牒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析算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

乙志十八

一

壽夭皆可坐致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乃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燒銀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立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寘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禱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卽捨去入

城中羅漢寺時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往請之不肯行果死其徒有頭陀一人又祕藏紙畫牛一頭每與客戲則取圖掛壁剝生草其旁良久草或食盡或齧齧過半遺糞在地可掃也後以牛與頭陀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斂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爲坎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陀謹奉戒旣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紐在并敗履一雙尸

空空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吹風月夜來衣能禦雪霜天伊子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絹大書之筆蹟甚偉又以匹絹書永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軌析之術徐氏子孫略知其大槩而不精矣

逢原孫
欽鄰說

太學白金

任子諒在太學夜過齋後於叢竹間見銀百餘笏月光照之粲爛奪目子諒默禱曰天知諒清

貧陰有大賜然曖昧之物終不敢當願歸諸神
祇他日明中拜賜乃幸耳遂委而去及登廁復
還至其處覺白物頗動搖屈伸訝而注目乃巨
白蛇其長丈餘急反室明日不復見不知白金
之精蕩于異物耶將蟒怪爲孽欲致人害之耶
二者不可曉也

子諫之子
良臣說

天甯行者

邵武光澤縣天甯寺多奇叢行者六七八人前後
皆得癡疾積勞悴以死唯一獨存亦大病自謂

乙志十八

三

不免已而平安始告人曰每爲女子誘入密室
中幽牕邃閣牀褥明麗締夫婦之好凡所著衣
履皆其手製如是往來且一年久一日土地神
出現呼女子責曰合寺行者皆爲汝輩所殺豈
不雷一人給伽藍掃灑事自今無得復呼之女
拜而謝罪流涕告辭自此遂絕始能飲食漸以
復常念向來所遊處歷歷可想乃邑內民家女
叢房白其父母發視蓋旣死十年顏色肌體皆
如生傍有一僧鞋已就兩手又抱隻履運鍼未

歇枕畔烏紗巾存焉父母泣而改殯

趙不他

趙不他爲汀州員外稅官畱家邵武而獨往寓城內開元寺與官妓一人相往來時時取入寺宿一夕五鼓方酣寢妓父呼于外曰判官誕日亟起賀倉黃而出趙心眷眷未已妓復還曰我諭吾父持數百錢賂營將不必往遂復就枕明旦將具食趙之暱友馮入官者來妓避之戶內曰是嘗過我我以君故不忍納方蓄憾未解不

乙志十八

四

欲出馮君嗜石榼已畱兩顆在厨矣及馮入與趙飲酒啖榼卽去妓出對食迨晚索湯濯足夜同臥趙之姪適至問安否妓令趙聳身外向已伏于內姪楫牀下不揭帳亦去兩人綢繆笑語趙忽睡夢攜手出寺行市中至下坊妓指一曲曰此吾家也旣過門能爲頃刻畱否趙心念身爲見任難以至妓館力拒之遂驚覺流汗如洗方知獨寢呼其僕問妓安在僕曰某人未明歸去至今不曾來問對食及濯足事曰公令具兩

人食而無他客黃昏時又令燻湯盥濯然未嘗
用也始悟其鬼自是得大病遍身皮皆脫落一
年乃愈自云幸不入其家入則死矣

二事光
吉叔說

呂少霞

紹興二十年徐昌言知江州其姪琰觀眾客下
紫姑神啓曰敢問大仙姓名爲誰何代人也書
曰唐朝呂少霞琰曰琰觀望改秩仙能前知可
得聞歟曰天機不可泄詩曰但爲書經史或詩
詞兩句寓意其間當自探索之遂大書韋蘇州

乙志十八

五

詩曰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坐客
傳翫莫能測其旨後十五年琰方得京官調吳
縣宰乃悟詩意洞庭正隸吳也

琰說

龔濤前身

龔濤仲山說其母方娠時在衢州及期將就蓐
遣呼乳醫時已夜半醫居于郡治之南過司法
廳見門外擾擾往來云官病亟及至龔氏而濤
生襁葆畢復還則司法已死明日爲龔氏言之
司法君姓周氏爲人潔清好策杖著帽每出必

呼小史以二物自隨濤二歲能言時常呼人取帽及拄杖其家乃知爲周君後身也

超化寺鬼

衢州超化寺在郡城北隅左右菱芡池數百畝地勢幽闐士大夫多寓居寺後附城有雲山閣閣下寢堂三間多物怪無敢至者唯曾通判獨挈家處之往往見影響猶以爲僕妾妄語拒不信幼子年二歲方匍匐在地乳母轉眄與人語忽失之舉家繞寺求索且禱于佛僧竟夕不見

乙志十八

六

明日聞篋中啼聲啟鑰見兒蓋熟睡方起也卽日徙出至今空此室云

長老說

嘉陵江邊寺

中奉大夫王旦字明仲興州人所居去郡數十里前枕嘉陵江嘗晚飲霑醉獨行江邊小憩礮石上望道左松檜森蔚成行月影在地顧而樂之憶常時所未見也乘輿步其中且二里得一蕭寺佛殿屹立長明燈熒熒然寂不見人稍行至方丈始有一僧迎揖乃故人也就坐良久忽

悟僧已死問曰師去世累歲矣乃在此邪僧曰
然語笑如初存問交游今皆安在幾至夜半倦
欲寐僧引入西偏小室使就枕戒之曰此多惡
趣毋輒出須天且明吾來呼公起矣遂去旦裴
回室中覺境象荒闐不能睡俯窺牕外竹影參
差心愈動登牀展轉目不交睫不暇俟其呼徑
起出戶遙見僧堂燈燭甚盛趨就焉眾方列坐
數僕以杓行粥鉢內炎炎有光逼而視之蓋鑄
銅汁也熱腥逆鼻不可聞犇而還復見昨僧咄
曰戒君勿出無恐否命行者秉炬送歸中途炬
滅且蹶于地驚而寤則身元在石上了未嘗出

殆如夢游云

黃仲秉說

趙小哥

泉州通判李端彥說紹興十六年在秀州識道
人趙小哥者字進道嘗隸兵籍不知名自云居
咸平縣狀兒短小目視荒荒有白膜蒙其上尋
常能以果實草木治人病其所用物蓋非方書
所傳或以冷水調燕支未療痔疾或以狗尾草

療沙石淋皆隨手輒愈喜飲酒醉後略能談人禍福事通判朱君館之舟中因熱疾沉困發狂躍入水偶落漁罔中救出之汗被體卽蘇後三年來臨安上省吏孫敏脩家適臥病不食七日吐利垂死有二走卒持洪州趙都監書來市民陶婆家報趙道人死于洪蓋平時皆與厚善者陶曰道人固無恙正爾在孫中奉宅遽同往問訊趙旣聞之亟起出若未嘗病者二人大駭拜之不已趙但默誦真誥中語殊不答其說卽往

後市街常知班家好事者爭焚香致敬趙拱手凝目時舉手上下不措一詞逮夜外人散去其家遣一子侍直至曉前後門悉開已不知所在久之復歸湖上過李氏墳庵與端彥相見塵垢盈體若遠涉萬里狀問所往不肯言但云前者爲人所戾苦且避之今不敢再入城矣半年又告去曰此地疫起吾當治藥球人去一年然後歸端彥問曰君爲道人亦畏疫癘乎曰天災豈可不避自是還往浸闊紹興三十年又來臨安

館于馬軍王小將家進奏官劉某以風痺求醫
教以薄葑汁搜附子末服之劉餌之過度遂死
其子歸咎欲訟于有司趙曰不須爾取所餘藥
盡服之亦死王氏爲買棺斂而瘞諸小堰門外
役者封坎畢還憩門側粥肆中見趙在前呼揖
曰甚苦諸君見送眾人異之急返窆處啓其柩
空無一物矣

休甯獵戶

休甯張村民張五以弋獵爲生家道粗給嘗逐

一麕麀將二子行不能速遂爲所及度不可免
顧田之下有浮土乃引二子下擁土培覆之而
自投於罔中張之母遙望見奔至罔所具以告
其子卽破罔出麕并二雛皆得活張氏母子相
顧悔前所爲悉取置杙之屬焚弃之自是不復
獵休甯多猴喜暴人稼穡民以計籠取之至一
檻數百然後微開其板纔可容一猴呼語之曰
放一枝出則釋汝羣猴共執一小者推出之民
擊之以椎卽死檻中猴望而號呼至於墮淚則

又索其一如是至盡乃止土人云麥禾方熟時
猴百十爲羣執臂人立爲魚麗之陣自東而西
跳跟數四禾盡偃乃攫取之餘者皆摔踏委去
丘中爲空故惡而殺之然亦不仁矣

朱晞
顏說

史丞相直翁代魏丞相南夫爲餘姚尉方受代
魏夢與史同至一處皆稱宰相而已所服乃緋
衣覺以告史殊不曉服章之說後十五年史公
爲右相魏公以工部郎中輪對宰相奏事退卽

乙志十八

十

繼上殿正著緋袍恍惚所覩殆與夢中無異謂
已應之矣史去位三年而魏拜右僕射正踐其
處陳阜卿爲吏部侍郎夢與王德言爲交代德
言仕至知樞密院阜卿其所薦也亦甚喜謂且
登政路未幾除建康畱守思德言所終之地大
惡之旣至凡居室燕寢皆避不敢往纔踰月而
卒二夢吉凶榮悴相反如此

張山人自山東入京師以十七字作詩著名於

張山人自山東入京師以十七字作詩著名於

元祐紹聖間至今人能道之其詞雖俚然多穎脫含譏諷所至皆畏其口爭以酒食錢帛遺之年益老頗厭倦乃還鄉里未至而死於道道旁人亦舊識憐其無子爲買葦席束而葬諸原揭木書其上久之一輕薄子至店側聞有語及此者奮然曰張翁平生豪於詩今死矣不可無紀述卽命筆題于揭曰此是山人墳過者應惆悵兩片蘆席包勅葬人以爲口業報云

吳傳朋說

青童神君

乙志十八

十一

龍大淵深父始事潛邸時得傷寒疾越五日而汗不出膝下冷氣徹骨舌端生白膏醫者束手以爲惡證是夕灼艾罷昏寢夢若至諸天閣下四顧無人獨仲子乳母在傍方竚立有騶導從東來相續數百輩身皆長大著淡素寬袍中車垂簾色盡白杳杳望西北方去行聲稍絕又有繼其後者侍衛皆青衣女童各執芙蓉花麾纛旂幢夾列左右一人乘輅如王者戴捲雲玉冠被青衣兩綬自頂垂至腰纚纚然容貌清整微

有鬚似十三四歲男子深父望之以手加額輅
既過一女童招深父使前顧曰識車中尊神乎
曾施敬否曰車過速僅得舉首瞻仰耳曰甚善
甚善此青童神君也使子遇白輿中人已成齏
粉然當再回不可不避以手中花予深父顧其
後武士令導往對街雙闔門曰宜亟入徐則及
禍趨至門門內人問曰用何物爲驗示以花卽
引使入乳媪繼進戶者止之武士取花房下小
礪寘其手亦得入遂登高樓樓施楯檻檻外飛

閣繚繞躡虛而成四望極目少選曰輿從西北
麟麟復來前後素衣紛紜漸化爲白氣一道長
數百丈霹靂從中起聲震太空望東北而去凡
所經巨室屋垣墻山阜林木不以巨細高卑在
坑在谷皆爲微塵獨門內樓檻屹立不動深父
悸不自定俯瞰閣下澄潭瑩澈如大圓鏡正窺
水小立有人擠之墜潭中蹙然而寤汗流浹膚
鍾既鳴矣急呼其子記神名設香火位詰朝益
愈方能言其事道士云此東海青童君也白車

者疑爲蓐收曰虺之屬吁可畏哉

夷堅乙志卷第十八

乙志十八

十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堅乙志卷第十九

計三專

行款悉依宋本

賈成之

賈成之者寶文閣學士謙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卽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羣吏械于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答掠強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已持以告轉運判官朱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

乙志十九

一

莫府持慮爲己害與所善鄧教授謀遣軍校黃賜采毒草于外合爲藥而具酒延賈中席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玉投酒中捧以爲壽甯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冥冥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爲期先取趙持次取鄧某然後及儼玉輩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拆裂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

趨詣府闈者入自持浴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
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著身處皆
成火燃典客立于傍一沙濺之亦遭灼良久乃
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入九歲方戲劇驚曰賈
通判掣翁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
地上遂得病時時拊膺曰節級緩縛我待教授
來我卽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邵教
授考試象州與監試簽判王粲然試官盧覺參
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

煩鄉人爲我治後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
昭昭焉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恍忽邪鄧指廡
下曰被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休牀上小吏喚
之已絕黃賜阮玉不數旬繼死劉儼罷官如桂
林乘舟上灘水見賈來壓其舟遂病死旣而復
蘇如是者至于再不知今爲如何持之子護喪
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矣

王翰說

馬識遠字彥達東州人宣和六年武舉進士第

一建炎三年爲壽春守虜騎南侵過城下識遠
以靖康時嘗奉使至虜虜將知之扣城呼曰馬
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壽春人籍籍言郡守
與虜通者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
有異志卽自爲降書啓城迎拜虜亦不入城但
邀識遠至軍與俱行通判又欲以虜退爲己功
乃上章言郡守降虜已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
識遠得回纔畱北軍三日通判窘懼卽爲惡言
動眾亡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家人子亦多

死朝廷嘉通判之功擢爲本郡守大喜過望受
命之日合樂享吏士酒纔三行於坐止得疾如
有所見叩頭雪泣引罪自責曰某實以城降及
冒以爲功而使公罹非命某悔無及矣卽仆地
死至紹興十年復河南地觀文殿學士孟富文
庚爲西京畱守辟掾屬十人每日會食承議郎
王尙功者忽以病不至公遣掌客邀之良久不
反命復遣一人焉至于四五皆不來滿坐怪之
旣而數輩同至面無入色言曰王制幹瞪坐于

地頭如栲栳形容絕可怖見之皆驚蹙氣絕移時乃蘇是以後期至孟公率莫府步往視之王猶能言曰乞與召嵩山道士時道士適在府卽結壇召呼鬼神俄有暴風肅然起于庭風止一人長可尺餘紫袍金帶眉目皆可觀冉冉空際詰道士曰吾以冤訴于上帝得請而來非祟也師安得以法繩我道士不敢對孟公親焚香問之始自言爲馬識遠曰方守壽春時王生爲法曹嘗夜相過說以迎虜識遠拒不可遂與通判

謀翻城又矯爲降文宣言于下以致殺身破家之禍通判旣攘郡印有之王生亦用保境受賞嗟乎冤哉言訖泣下獻欵曰帝許我報有罪矣瞥然而逝王生明日死

前一說聞之馬氏子炎一說聞之陳桷元承世

所傳或誤以爲一事云

光祿寺

臨安光祿寺在漾沙坑坡下初爲官舍吳信叟嘗居之其妻晝寢有沙紛紛落面上拂去復然驚異自語曰屋下安得此則有自屋上應者曰

地名漾沙坑又何怪也吳氏懼卽徙出蔣安禮
爲光祿丞齋宿寺舍因噴嚏鼻涕墮卓上皆成
小木人彫刻之工極精攬取之則已失頃之復
爾凡墮木人千百蔣一病不起杭人云舊爲僞
福國公王宅華屋朱門積殺婢妾甚眾皆埋宅
中是以多物怪今無敢居之者

王嘉
叟說

秦奴花精

劉緯字穆仲子外姑之弟也少年時從道士學
法籙後隨外舅守姑蘇與家人俱游靈巖寺夜

乙志十九

五

宿僧舍遙聞山中呼劉二官人久之聲漸近舍
中人亦睡覺緯問曰聞此聲否皆笑曰蒙天心
正法力宜如是明日緯爲牒責土地神曰吾至
誠行法未嘗有破戒犯禁事山鬼安得輒侮我
是夕夢神告曰已戒從吏搜索乃花精所爲非
鬼也行且治之矣緯還家夢其故妾秦奴者來
曰寺後呼君者蓋我耳君若不相忘無令伽藍
神急我緯又爲牒如世間繳狀遣人投于祠數
日又夢妾來別曰君已投狀我不敢復畱泣而

去秦奴者京師人死於臨安至是時已六年矣
楊戩二怪

宣和中內侍楊戩方貴幸其妻夜睡覺見紅光
自牖入徹帳粲爛奪目一道人長尺許繞帳乘
空而行徐於署間取一盂髻中取小瓢傾酒滿
之其香裂鼻笑顧戩妻曰能飲此否妻疑懼不
敢應道人旋繞數匝再三問之終不應道人曰
然則吾當自飲一引而盡倏然乘紅光復出遂
不見其家聞酒香經數日乃歇戩新作書室壯

麗特甚設一榻其中外施緘鎖他人皆不得至
嘗上直小童入報有女子往來室中妻遽出視
之韶顏麗態目所未覩回眸微笑舉止自若需
戩歸責之曰買妾屏處顧不使我知戩自辯數
且相與至室外望之信然及啓鑰女亟登榻引
被蒙首坐戩夫婦率妾侍并力掣之牢不可取
良久回面向壁身稍偃意其已困復揭之但見
巨蟒正白蟠屈十數重其大如臂僵伏不動家
人皆駭走戩遣悍卒十輩連榻昇出弃諸城外

草中不敢回顧未幾時斃死

吳元美仲實說
前一事嘉叟說

吳祖壽

吳开正仲娶劉仲馮樞密女生一子曰祖壽建
炎中隨父責居韶州夢有人著唐衣冠如舊相
識來謁曰吾相尋二百年天涯海角游訪殆遍
不謂得見於此祖壽曰君爲何人有何事見尋
如是其切其人曰君當唐末爲縣令吾一家十
口皆以非罪死君手歲月久矣君忘之邪因邀
往木處稍從容祖壽問曰君處地下久當能測

乙志十九

七

人未來事吾欲知前程壽天通塞盍爲我言之
曰君命只止此官爵年壽榮富福祿皆如是而
已無一可言者祖壽愀然不樂夢中鞅鞅成氣
疾瘤生於肩驚而寤覺枕畔如有物捫之真有
小瘡在肩土明日而浸長俄成大瘻高與頭等
痛楚徹骨不可臥劉夫人迎醫召巫延道士作
章醮萬方救療之竟不起

正仲侍妾春鶯後
歸外舅其說如此

廬山僧鬼

僧聞修姓陳氏行腳至廬山將往東林值日暮

微雪作不能前乃入路側一小刹求宿知客曰
略無閑房唯僧堂頗潔但往年有客僧以非命
死其下時出爲怪過者多不敢入聞修自度不
可他適又疑寺中不相容設爲此說竟獨處焉
知客爲張燈熾火且告以僧名慰勞而出逮夜
跌坐地爐上衲帔蒙頭默誦經呪微睡未熟隱
約見一僧相對亦蒙頭誦經知其鬼也厲聲詰
之曰同是空門兄弟生死路殊幸且好去不答
亦不起聞修閉目合掌誦大悲呪亦梵聲相應

和聞修心動稱其名叱之曰汝是某人耶其人
遽起含唾喫聞修面滿所披紙衾上皆鮮血遂
不見知客聞叱咤聲知有怪亟來視之紙衾蓋
白如故遂邀與歸同宿天明卽下山

聞修說

二相公廟

京師二相公廟在城西內城腳下舉人入京者
必往謁祈夢率以錢寘左右童子手中云最有
神靈崇甯二年毗陵霍端友桐廬胡獻可開封
柴天因三人求夢皆得詩兩句霍詩曰已得新

消息臚傳占獨班柴日一擲得花王春風萬里
香胡曰黃傘亭亭天仗近紅綃隱隱鳳鞘鳴旣
而霍魁多士胡與柴皆登第鄉人余國器

應求

崇甯五年赴省試其父石月老人攜往廟中焚
香作文禱之夜夢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走馬至
所館門外告曰送省榜來攪而榜出果中選其
他靈驗甚多不勝載

石月老人說

望仙巖

廣西某州隔江崖壁峭絕有望仙巖自來無人

乙志十九

九

能至對巖曰望仙鋪鋪兵饒俊老矣唯嗜酒不
檢宣和末有道人過之已醉從俊寓宿至晚吐
穢淋漓呼俊曰爾且起以所寢牀借我如其言
夜過半又呼曰飢甚思一雞食幸惠我俊唯有
所養長鳴雞殺而與之食至曉辭去書一詩授
俊曰饒俊饒俊聽我語仙鄉咫尺沒寒暑與君
說盡止如斯莫戀浮生不肯去轉眄聞道人騰
至巖上端坐含笑俊望之如在雲霄大咤曰先
生何不帶我去久之不應卽踊身投江同輩驚

號曰饒上名落水相率救之俊乍見乍沒入波
愈深且溺矣道人忽如飛翔徑到波面攜俊髻
以行傍人見祥雲涌起卽時達巖畔後還家與
妻子別告人云此呂翁也

黃道人說
州名不真

馬望兒母子其

唐州倡馬望兒者以能歌柳耆卿詞著名籍中
方城人張二郎遊狎其家累年旣而挈以歸後
虜騎犯京西張氏避地入巴峽望兒死於峽州
宜都縣時夜過半未及斂輿置空室中明日買

乙志十九

十

棺至其處獨衣服委地如蛻不見尸矣求之乃
在門掩間倚壁立自頂至踵無寸縷著體人謂
其爲娼時少年來遊或謝錢不如意弁衣冠皆
剝取之是以及此報生一子曰運居宜都田間
紹興二十七年六月與其僕過江視胡麻農人
在田者數輩天正熱日光赫然忽片雲從中起
正罩運身頃之陰翳如墨對面不相識傍人但
聞運連呼曰告菩薩如一食頃天氣復清運已
仆於地親身之衣皆焚灼而汗衫碧裙無傷氣

磔磔未盡眾其扶掖行數十步入一民家猶呻吟稱苦苦數聲遂死時年三十四

沈傳見冥吏

鄱陽士人沈傳早游學校鄉里稱善人居北關外五里堠之側年四十餘歲得傷寒疾入九日未愈方困頓伏枕正黃昏時一黃衣持藤棒徑從外入直至牀前全類郡府承局端立不語時時回顧寢門外又一人黑幘而綠袍捧文書在手欲入未入黃衣搖手謂曰善善綠袍於袖

乙志十九

十一

中取筆展簿勾去一行兩人遂繼踵而去傳驚懼良久問妻子皆無所覩怖愈甚卽時汗出如洗越一日乃瘳後以壽終

療虵毒藥

臨州有人以弄虵貨藥爲業一日方作場爲虵所齧卽時殞絕一臂之大如股少選徧身皮脹作黃黑色遂死一道人方傍觀出言曰此人死矣我有藥能療但恐毒氣益深或不可活諸君能相與證明方敢爲出力眾咸踈踊勸之乃求

錢二十文以往纔食頃奔而至命汲新水解裹
中藥調一升以杖抉傷者口灌入之藥盡覺腹
消縮良久復故已能起與未傷時無異遍拜觀
者且鄭重謝道人道人曰此藥不難得亦甚易
辦吾不惜傳諸人乃香白芷一物也法當以麥
門冬湯調服適事急不暇姑以水代之吾今活
一人可行矣拂袖而去郭邵州雲得其方鄱陽
徽卒夜直更舍爲蛇齧腹明旦赤腫欲裂以此

乙志十九

十一

飲之卽愈

已說

韓氏放鬼

江浙之俗信巫鬼相傳人死則其魄復還以其
日測之某日當至則盡室出避于外名爲避煞
命壯僕或僧守其廬布灰于地明日視其跡云
受生爲人爲異物矣鄱陽民韓氏嫗死倩族人
永甯寺僧宗達宿焉達瞑目誦經中夕聞嫗房
中有聲嗚嗚然久之漸厲若在甕盎間蹴蹋四
壁略不少止達心亦懼但益誦首楞嚴呪至數

十過天將曉韓氏子亦來猶聞物觸戶聲不已
達告之故偕執杖而入見一物四尺首戴一甕
直來觸人達擊之甕卽破乃一犬叻然而出蓋
初閉門時犬先在房中矣甕有稊伸首抵之不
能出故戴而號呼耳諺謂疑心生暗鬼殆此類
乎

宗達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九

乙志十九

三

光緒五年歲在肩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十過天將曉韓氏子亦來猶聞物觸戶聲不已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

十二事

行款悉依宋本

童銀匠

樂平桐林市童銀匠者爲德興張舍人宅打銀每夕工作有婦人年二十餘歲容貌可觀攜酒殺出共飲飲罷則共寢天將曉乃去凡所持器皿皆出主人翁家疑爲侍婢也不敢卻亦不敢言往來月餘他人知之者謂曰吾聞昔日王氏少婢自縊於此常爲妖怪爾所見得非此鬼乎幸爲性命計童甚恐是夜復以酒至卽迎告之曰人言汝是自縊鬼果否婦人驚對曰誰道那遽升梁間吐舌長二尺而滅童不敢復畱明日辭去

乙志二十一

天寶石移

福州福清縣太平鄉修仁里石竹山俗曰蝦蟆山去邑十五里乾道二年三月三日夜半後居民鄭周延等咸聞山上有聲如震雷移時方止或見門外天星光明迹其聲勢在瑞雲院後石竹山上明旦相與視之山頂之東南有大石方

可九丈飛落半腰間所過成蹊闊皆四尺而山之木石略無所損縣士李槐云山下舊有碑刊襄山妙應師讖語頃因大水碑失今復在縣橋下其語曰天寶石移狀元來期龍爪花紅狀元西東邑境有石陂唐天寶中所築目曰天寶陂距石竹山財十里是月集英廷試多士永福人蕭國梁魁天下永福在福清西閩人以爲應讖矣又三年興化鄭繼之正在福清之東狀元西東之語無一不驗云

祖寺丞

趙公時

需

侍郎政和八年冬爲無爲軍教授通

判祖翺者濟南人本法家嘗歷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爲己任趙嘗夢游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周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艱屍忽起逐人趙蹴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于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

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爲通判祖寺丞
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
事尤詳敬決不妄殺人答曰此事固非祖公意
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
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卽
躍入水趙睨重欄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
卒不可踰越屍自水中指云從高處過甚易遂
如其言踉蹌一舉已出平地復賀曰旣過此欄
前程無畱礙矣覺而驚異之時翱適出外邑迨

乙志二十

三

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
視乃丐宮祠又月餘目頓愈忽中風淫手足遂
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灤口舟壞水入篙師急
救拯僅能登岸翱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
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
所坐何事爲可惜也

趙公自記此事

夢得二兔

龍深父生於辛卯年二十五歲時夢入大宮殿
及門武士門焉旁列四兔顧深父曰以一與爾

俯而取之得第一枚褐身而紫脊抱置于手武士又呼其後一人授以次兔俄又呼深父復與其一腹白而毫紫者負于肩以歸乃寤時妻方娠卽語之曰我夢如此當得子不疑然必當孿生汝勿恐妻聞之懼泣以告其姑姑責深父曰婦人未產子而以此言恐之柰何後三月免身但生一男子時乙卯年也已悟首兔之兆其子名雋亦以二十五歲得男子又己卯年也然則再得兔蓋有孫之祥三世皆生於卯亦異矣

龍世清夢

龍世清建炎中爲處州鈐轄暫攝州事其後郡守梁頤吉至以交承之故凡倉帑事務悉委之主領又提舉公使庫有過客至郡梁餉以錢三十萬吏白以謂故事未嘗有龍爲作道地分爲三番以與客梁視事三月坐寇至失守罷去繼之者有宿怨劾其請供給錢過數卽州獄窮治一郡官稍涉纖芥者皆坐獄龍亦收繫懼不得脫夜夢入荒野間登古冢視其中杳然以深暗

黑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墜未墜一人不知從何來持其髻擲于平地顧而言曰我高進也遂驚覺後兩日温州判官高敏信來置院鞫勘一見龍獄辭曰太守自以庫金與客何預他人事釋出之乃知所謂高進者此也及獄具梁失官同坐者皆以謫去獨龍獲免

徐三爲冥卒

湖州烏程縣潯溪村民徐三者紹興十五年七月

乙志二十

五

吏滿前引問平生既畢授以鐵箠使爲獄卒立殿下凡呼他囚姓名卽與同列驅而進吏前數其過惡令持箠笞擊應手爲血以水噴之乃復爲人如是者非一良久事稍間縱步廡下過一室榜曰判官院陳列幃帳几格細視其人蓋故主翁王蘊監稅也詢所以來備言始末且力丐歸蘊許諾與俱過他府令坐門外須臾出呼曰汝未當來此今可復生手書牒見付使亟還且云我在此極不惡但乏錢及紙筆爲用汝歸語

吾家速焚錢百萬紙二百張筆二十枝寄我陽
間焚錢不謹多碎亂此中無人能申治當用時
殊費力宜以帕子包而焚之勿忘也又取首掠
繫左臂曰恐吾家人不汝信此吾終時物可持
以爲驗卽泣謝踊躍而出中路頻有鬼神呵阻
示以牒乃免益疾走登高山跌而寤未暇詣王
氏旣而復死明日王氏遣信來責曰昨夜夢監
稅言向來事何不早告我自是三日始再蘇言
某神遮畱令作競渡戲視左臂所繫首掠猶存

封識宛然徐後七年至秀州魏塘爲方氏傭耕
又七年以負租穀不能償泛舟遁歸其鄉過太

湖全家溺死

子弟景裴說
方氏壻也

神霄宮商人

古象戴確者京師人年十二歲時從父兄游常
州入神霄宮訪道士不遇出至門有商人語闈
者吾欲見知宮時道教尊重出入門皆有厲禁
闈者索姓名及刺謁此人不與紛爭良久摔闈
于地歐之徑入戶諸戴恐其累已皆捨去此人

既入卽不見而於厨屋內遍壁上下皆書呂洞
賓至四字知宮者聞之拊膺太息曰神仙過我
而不得見命也明日謹傳一州後三日戴氏諸
人飯于僧寺確起如廁還就石槽盥手傍一人
俛首滌籌一客相對與其語確望客容貌蓋神
霄所見者趨前再拜其人驚問何故曰公乃呂
先生也具以前事告其人笑命就甕取水一盃
自飲其半以其半與確確飲之出白其父奔至
廁所訪之無及矣確旣長能爲費孝先軌革卦

影名曰古象後居臨安三橋爲卜肆有丐者結
束爲道人藍縷憔悴以淘渠取給嘗爲倡女舍
後除穢確心竊憐之明日延之坐具食謂曰君
名爲道人須有所奉事高真像貌今日日從役
污渠中所得幾何況於入倡家衣服手足皆不
潔清得無反招罪咎道人謝實有之特牽於餽
口不暇恤確贈以錢二百忽笑曰頗相憶乎確
愕然不省曰方見君於此不憶也道人曰五十
年前君遇呂翁於常州僧寺時有據石滌籌者

識之乎我是也確驚謝方欲詢姓名長揖而去
自是不復見確自飲殘水後至七十餘歲無一

日病苦

趙立說

城隍門客

建康士人陳堯道字德廣死之三年同舍郭九
德夢之如平生郭曰公已死那得復來陳云吾
為城隍作門客掌牋記甚勞苦今日主人赴陰
山宴集陰山廟在南門外十里始得暇故來見君因問其
家父母兄弟泣下久之郭曰公既為城隍客當

乙志二十一

八

知吾鄉今歲秋舉與來春登科人姓名曰此非
我所職別有掌桂籍者歸當扣之居數日又夢
曰君來春必及第我與君雅素故告君他雖知
之不敢泄也郭果以明年第進士又有劉子固
者與堯道同里巷其妹婿黃森賢而有文父為
吏負官錢身死家破森亦不得志以死死數月
其妻在兒家忽着森在時衣與兒長揖容止音
聲如真子固驚惶呼其字曰元功君今安在曰
森平生苦學望一青衫不可得比蒙陳德廣力

見薦於城隍爲判官有典掌綠袍槐簡絕勝在
生時恐吾妻相念故來告之子固問來春鄉人
誰及第曰但有郭九德一人耳有頃乃去其言
與前夢合

方德說

潞府鬼

潞州簽判廳在府治西相傳彊鬼宅其中無敢
居者但以爲防城油藥庫安陽王審言爲司法
參軍當春時與同寮來之邵綦亢數人攜妓載
酒往游焉且詣後園習射射畢酣飲于堂忽聞

乙志二十

九

屏後笑聲如偉丈夫一坐盡驚客中有瞻氣者
呼問曰所笑何事荅曰身居此久壹鬱不自聊
知諸君春游羨人生之樂不覺失聲耳能飲乎
曰甚善客起酌巨栝翻手置屏內卽有接者又
聞引滿稱快聲俄擲空栝出客又問曰君爲烈
士當精於弓矢能一發乎曰敢不爲君歡然當
小相避也旣以弓矢入眾各負壁坐少焉一矢
破屏紙而出捷疾中的不少偏始敬異之皆起
曰敢問君爲何代人姓名爲何何以終此地曰

吾姓賀蘭名鑿語未竟或哂其名不雅馴怒曰君何不學豈不見詩小戎篇陰鞞鑿續者乎遂言曰鑿生於唐大歷間因至昭義謁節度使李抱眞干以平山東之策爲讒口所譖見殺於此地身首異處骸骨弃不收經數百年逢人必申訴往往以鬼物見待怖而出故沉淪至今諸君俊人也頗相哀否坐客皆愀然有問以休咎者一一詢官氏徐而語曰來司戶位至侍從然享壽之永則不若王司法時諸曹吏士及官奴見

如是皆奔歸謹傳一州太守馬昭中玉獨不信以爲僚吏涵于酒興妄言盡械繫其從卒且將論劾之眾懼各散去明日中玉自至其處察視之屏上穴紙固在命發堂門鑰鑰已開門閉如初呼健卒併力推扉牢不可啓已而大聲起於梁間叱曰汝何敢爾獨不記作星子尉時某事耶中玉趨而出自是無人復敢往司戶乃來之邵果爲工部侍郎審言以列大夫知萊州壽七

十五而卒

王公明說萊州乃其伯祖也余中口及第括異志亦載此事甚略誤以

言爲王不
它皆不同

王祖德

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年來臨安
得監邛州作院旣之官矣聞虞并甫以兵部尙
書宣諭陝西卽求四川制置司檄以稟議爲名
往秦州上謁未及用以歲六月客死于秦虞公
遣卒護其柩且先以訊報其家王氏卽日發喪
哭設位於堂旣而柩至蜀人風俗重中元節率
以前兩日祀先列葷饌以供及節日則詣佛寺

乙志二十一

十一

爲孟蘭盆齋唯王氏以有服但用望日就凡筵
辦祭正行禮未竟一卒抱胡牀從外入汗流徹
體曰作院受性太急自秦州兼程歸凡四晝夜
抵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荷一轎至亦皆有悴色
轎中人徑升于堂據東榻坐乃祖德也呼其妻
語曰欲歸甚久爲虞尙書苦畱近方得脫行役
不勝倦傳聞人以我爲死欲壞我生計爾當已
信之妻曰向接虞公書報君没於秦靈輻前日
已至何爲爾始笑曰汝勿怖吾實死矣吾聞家

中議賣宅宅乃祖業也安得貨吾所寶黃筓郭
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聞已持出議價吾下
世幾何時未至窮乏何忍遽如是吾思家甚切
無由可歸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故得暫來
然亦不能久又呼所愛婢子恩意周盡是時一
家如癡不能辨生死忽青煙從地起跬步不相
識煙止寂無所見關壽卿者館于夾街之居見
戶外擾擾亟往視之已滅矣

蜀州女子

乙志二十

十一

彭州人蘇彥質爲蜀州錄事參軍有女年八九
歲因戲于牀隅視地上小穴通明探之以管陷
焉走報其父持長竿測之其深至竿抄不能極
及取出有敗絳帛挂于上大異之呼役夫斲其
地踰丈許得枯骸一軀首足皆備卽斂而葬諸
原明日忽有好女子遊于室中家人逼而問之
輒避入壁罅終莫得致詰是時郡有陳愈秀才
者從閩中來善相人且能以道術卻鬼魅召使
視之俄一婦人至曰妾本漢州段家女許適同

郡唐氏將嫁矣而唐氏以吾家條貧竟負元約
既不得復嫁遂賣身爲此州費錄曹妾不幸以
顏色見寵於主人爲主母生瘞于地下閱數年
矣非蘇公改葬當爲滯魄但初出土時役者不
細謹鉏妾脛骨欲斷今不能行不得已畱此非
有他也陳曰欲去何難吾爲汝計取紙翦成人
形日用以馱汝乃笑謝而退是夜彥質嫂夢一
僕夫背負此女來再拜辭去

二事皆黃仲秉說

飲食忌

乙志二十一

十三

食黃頰魚不可服荆芥食蜜不可食鮮食河豚
不可服風藥皆信而有證吳人魏幾道志在妻

家啖黃魚羹罷采荆芥和茶而飲少焉足底奇

痒上徹心肺跣走行沙中馳宕如狂足皮皆破

欲裂急求解毒藥餌之幾兩日乃止韶州月華

寺側民家設僧供新蜜方熟羣僧飽食之別院

長老兩人還至半道遇村虛賣鮮不能忍饞買

食盡半斤是夕皆死李悲郎中過常州王子雲

縉

爲郡招之晨餐辦河豚爲饌李以素不食遣

歸餉其妻妻方平明服藥不以爲慮啜之甚美
卽時口鼻流血而絕李未終席計音至矣前一
幾道中一事月華長老
悟宗後一事王日嚴說
事魏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乙志二十

酉

劉心源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

庚戌花朝讀乙志畢雅庭識

夷堅丙志序

始予萃夷堅二書顛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纂述人事及稱人之惡也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秩成編故頗違初心如甲志中人爲飛禽乙志中建昌黃氏寃馮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其究乃至於誣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如所說蓋以告者過或予聽焉不審爲竦然以慙旣刪削是正而冗部所儲可爲第三書者又已褻積懲前之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

丙志序

能而好事君子復縱臾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於是取爲丙志亦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云乾道七年五月十八日洪邁景盧叙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

志中蓋昌黃氏寃馮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

卷秩成編故頗違初心如甲志中人爲飛禽乙

志中建昌黃氏寃馮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

其究乃至於誣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如

所說蓋以告者過或予聽焉不審爲竦然以慙旣刪削是正而冗部所儲可爲第三書者又已褻積懲前之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

夷堅丙志目錄

王五目

卷第一 八事

仙人雷笠

九聖奇鬼

陳舜民

貢院鬼

東橋土地

閻羅王

文氏女

卷第二 十事

南獄判官

卷第二 十事

魏秀才

舞陽侯廟

劉小五郎

蜀州紅梅仙

丙志目

一

羅赤脚

趙縮手

長道漁翁

守約長老

朱真人

聶從志

卷第三 十一事

諸距那尊者

黃花偃鬼

費道樞

李弼遠

張四郎

楊希仲

道人雷笠

常羅漢

王孔明

楊抽馬

唐八郎

卷第四十四事

餅店道人

麻姑洞婦人

青城老澤

孫鬼腦

閬州通判子

廬州詩

趙和尚

景家宅

蜀州紫氣

查氏餅異

小溪縣令妾

郢人捕黿

桃源石文

韭黃雞子

丙志目

卷第五十三事

李明微

號州驛舍

葉議秀才

小令村民

青田小胥

長生牛

龍逐人

縉雲鱸飛

西洋廟

徐秉鈞女

江安世人

蘭溪獄

桐川酒

卷第六十三事

范子珉

紅奴兒

孫拱家猴

桃源圖

李秀才

徐侍郎

十字經

長人島

温州風災

諸天靈應

福州大悲巫

張八削香像

汪子毀神指

卷第七十七事

大儀古驛

安氏寃

丙志目

三

揚州雷鬼

新城桐郎

壽昌縣君

利國圩工

錢大夫妻

蔡十九郎

子夏蹴酒

周莊仲

陰司判官

沈押錄

馬述尹

馬先覺

雷火爍金

大瀆先生

蠅虎報

卷第八

十二事

無足婦人

胡秀才夢

趙士過天

謝七嬖西

白石大王

莫東得官

黃十翁

衡山民

頂山回客

粉縣主

耿愚侍婢

江氏白鶉

卷第九 十四事

土竺觀音

酆都宮使

二郎廟

宣和龍

丙志目

四

温州賃宅

應夢石人

老僧入夢

聶濱遠詩

沈先生

李言燠雞

吳江九幽醮

鄭氏犬

后土祠夢

泰山府君

卷第十 十一事

方氏女

高教授

掠剩大夫

生肉勸酒

黃法師醮

朱新仲夢

常熟坊者

茶肆民

樂橋妖

劉景文

雍熙婦人詞

卷第十一 十六事

李鐵笛

朱氏乳媪

華嚴井鬼

施三媪

胡匠賽神

趙哲得解

白衣婦人

錦香囊

牛疫鬼

牛媪夢

丙志目

五

程佛子

芝山鬼

葉伯益

李生虱瘤

錢爲鼠鳴

張二子

卷第十二 十五事

舒州刻工

紫竹園女

吳旺訴冤

舒州雨米

朱二殺鬼

河北道士

饒氏婦

徐世英兄弟

蛇犬妖

奉闍黎

紅蜥蜴

僧法恩

青城丈人

李主簿

吳德充

卷第十三

十三事

藍姐

長溪民

福州異豬

福州屠家兒

林翁要

郭端友

洪州通判

金君卿妻

鐵冠道人

張鬼子

丙志目

六

太平宰相

路當可

長樂海寇

蔡州禳災

鱗治漆

卷第十四

十三事

張五姑

宜都朱仙

劉媪故夫

錫盆冰花

王八郎

楊宣贊

忠孝節義判官

龍可前知

水月大師符

賈縣丞

鄭道士

黃烏喬

綦叔厚

卷第十五

黃師憲禱梨山

周昌時孝行

虞孟文妾

魚肉道人

房梁公父墓

種苧香道人

朱僕射

燕子樓

阮郴州婦

岳侍郎換骨

朱氏蠶異

金山設冥

丙志目

七

卷第十六

十六事

陶豕子

太清宮道人

王屋山

王少保

餘杭三夜叉

張常先

華陽觀詩

秦昌齡

會稽儀曹廨

王氏二妾

王省元

廣州女

碓夢

異人癰疽方

王氏石銘

馮尚書

卷第十七

目錄

沈見鬼

仙巖三羊

靈顯真人

興元夢

閣山猿

安國寺神

雜肉饅頭

畏龍眼

王鐵面

茗溪龍

劉夷叔

卷第十八

丙志目

張風子

猪耳環

韓太尉

契丹誦詩

星宮金鑰

閬州道人

蝶蝦翁

徐大夫

桂生大丹

林靈素

國香詩

張拱遇仙

卷第十九

宋氏葬地

餅家小紅

棠陰角鷹

薛秀才

朱通判

咸恩院主

汪大郎馬

濰州猪

婺州雷

雷鬼墜巾

天帝召段瓌

無町畦道人

屈師放鯉

青城監稅子

虜亮死兆

青墩竅蛇

卷第二十五事

九華山偉人

施聞詩夢

劉希范

荆南妖巫

丙志目

九

時適及第

玉師子

兩頭龜

張朝女夢

鄭司業庖人

頂山寺

蕭六郎

長生道人

房州湯泉

王君儀

蠟屐亭詩

燕四

雷

雷

雷

雷

夷堅丙志目錄

夷堅丙志目錄

夷堅丙志卷第一

八事

行款悉
依宋本

九聖奇鬼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之子也隆
興二年秋比鄰沈氏母病宣遣子沄與何氏二
甥問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沄與二甥皆
見神將著戎服長數寸見於茶托上飲食言語
與人不殊得沈氏亡妾挾與偕去追沈母之魂
頃刻而至形如生身化爲流光入母頂疾爲稍
間沄歸夸語薛族神其事時從女之夫家苦魘

丙志一

一

怪女積抱心恙邀安之視之執二魘焉狀類猴
而手足不具神將曰其三遠遁請得追迹俄甲
士數百建旗來前旗章畫三辰八卦舒光燁然
器械悉具弩梁施八龍首機藏柄中觸一機則
八龍張吻受箭激而發之躍如也無何縛三魘
至又執二人一青巾一鬢髻皆木葉被體命置
獄考竟地獄百毒湯鑊剉碓隨索隨見鬼形糜
碎死而復甦屢矣訖不承安之呼別將藍面跨
馬者訊治叱左右考鞠親折鬼四支投于空而

承以槩大抵不能過前酷而鬼屈服受辭具言
乃宅旁樹刳其腹得一卷書曰此女魂也投之
於口亦入其項中是夕小愈明日神將言魑黨
三輩挾大力不肯就逮方以兵見拒請擊之遽
發卒數萬且召會城隍五嶽兵偵候絡繹既而
告敗或有爲所劓別竄而歸者曰通郡郭爲戰
場我軍巷鬪皆不利又遣鐵憤將率十倍之眾
以往亦敗安之色不怡燒符追至笥三雷院兵
爲援會日暮不決後二日始有執旗來獻捷者

如世間捷旗而後加謹報二字得一酋冕服而
朱纓械之大青鬼稱爲雷部憑空立雲氣覆冒
其體鼓於雲間霆聲再震金蛇長數丈乘電光
入幽園中沄及何甥謂與常雷電亡異而餘人
不覺其夜神將曰聞遠方神物爲諸鬼地且將
劫吾獄命檻車錮囚於內羅甲卒衛守安之焚
楮鏹數萬以犒士旣焚則已班給人纔得七錢
數日女疾如故安之復領神將來曰女魂又爲
鬼所奪矣於是解髮禹步仗劒呵祝每俘獲必

囚之何甥自是無所覩汪見神將形漸長大如人揖季宣就席與論鬼神之事曰非是眞有原皆起於人心人心存而有之無無有有蓋無所致詰又語汪問學曰當讀睿智顯謨兩先生文集告以世無此書曰書已爲秦政焚滅矣承烈先生者顯謨先生子也其意蓋指帝堯及文王武王又曰人無信不立果知自信則先王之道可由學而致宣外甥久病瘧女兒觀此事敬異之神卽傍顧曰聞親戚間有鬼瘧可并案也安

丙志一

三

之不許明日女兒來假室治甥病神降者三人其一類左司公呼宣小字曰虎兒吾汝父也今爲天上明威王位在岳飛右吾兄吏部嘉言待

制弼

姻家孫祕丞

端朝

分將五雷兵亦爲三

明當與孫公過汝宜治具以待凡捕得七鬼悉繫獄迨夜下漏呼囚大略如人世明日神將來甚眾自此不復離堂戶或稱南北斗眞武嶽帝灌口神君成湯高宗伊尹周公陳搏司馬溫公者又言堯舜在天爲左右相文王典樞密孔子居

翰苑其語多鄙野可笑閻羅王續至望神將再拜謁勅陰吏索薛氏先亡者得男女十有六人宣父母及外舅孫公咸在皆公服帔裳一家婢僕悉見席罷曰獄事未竟明當再來今日饌具殊薄惡後必加豐命足以成禮遂去獨畱兩偏將徼巡云出見吏士塞途所經祠廟主者迎謁一走卒還白曰上天以下元考功吾王轉飛天大神王以元帥董督五院矣五院者安之所行法也宣兄甯仲竊怪之誦言曰此奇鬼附託不

足復祀宣曰鬼神固難知既稱吾先人安得不祭神將稍不憚爲奏誣甯仲等不孝請于帝減其算旋得詔報可意欲以懼宣明夜十六人復集自設供張變堂奧爲廣庭幄帟皆錦繡器用皆金玉男子貂蟬冕服婦人禕衣侍女珠翠金石備樂如埴篔祝敵之屬法所未嘗見酒既酣奏妓爲潑寒胡曼延龍爵之戲千詭萬態聽其音調若因風自遠而至伶官致語多讖未來事或謂不已信者皆麤俗持兩端自相繆戾頗覺

人議已左司者哭而言曰汝謂死而無知可乎
殆有相熒惑者非汝之過可繪我與孫公像并
所事神將祠于室宣曰大人死爲天神甚善子
孫當蒙福不宜見怪以邀非正之享今其絕影
響勿復來應曰諾諾且久未起妻淑者祕丞女
也亦疑以爲不可復祀宣未對所謂左司祕丞
者已泣于床隅曰真絕我乎淑曰阿舅阿父幸
見臨何爲造見女子床下皆大慚曰汝言是也
吾卽去遂跨虎以出淑謂長奴吾翁吾父皆正

人必不爲此殆是假其名而竊食者語竟卽有
驅先二人來曰此等皆妄也真飛天王使我捕
之宣叱曰汝輩魑魅亡狀又欲以真飛天誑我
拔劔擊之則復其本質少焉盡室皆魑移時乃
沒明日法誦書堂上又有啟戶者曰二魑已伏
誅吾來報子宣以劔拂其處血光赫然它奇形
異狀者踵至皆計窮捨去其一槃辟於廷曰晝
日吾無可奈何夜能苦子耳及夜徑來逼法宣
抱之於懷魑將以物寘法口宣掩之法於手中

得藥投諸地有聲墮宣指間瘡卽隱起已又投
食器中淑取食之無傷也夜半不去沅困急悶
悶不自持默誦周易乾卦似小定旣而復然淑
取眞武象挂于傍沅覺如人喫水入身中冷若
冰雪魑化爲光氣穿膈而滅精神始甯薛氏議
呼道士行正法魑厯指其短惟不及張彥華偶
隨請而至魑詐稱舊僕陳德華叱令吐實曰我
西廟五通九聖也沈安之所事皆吾魑屬此郡
人事我謹唯薛氏不然故因沈巫以給之欲害

其子今手足俱露請從此別華去之明日妖復
作攻沅益甚華始命考召沅見神人散髮飛空
乘鐵火輪魅以藥瓢迎拒之人輪皆喪九聖者
自稱神將著紗帽赭服與道士並步剗喫水略
無忌憚華歸焚章上奏掃室爲獄眞灰焉明日
閱灰跡一鬼一婦人就繫獄吏朱衣在傍立空
中鬼反呼正神爲賊將言曰勿得以戈搯我我
爲王邦佐鐵心石腸人也汝何能爲趣修我廟
乃已宣不復問領僕毀其廟悉斷土偶首初沅

夢爲羣猴昇入穴青色鬼牽虎斷斷然於是其像廟既壞邦佐方引咎請於法宣還家續

七人至其一自名蕭邦貢法呼曰神將胡不擒此卽有大星出中庭雲烝其下三魑扶搖而上旋致于灰室其四脫走火輪石斧交涌雲際凡俘鬼二十一皆斬首其十五尸印火文于背曰山魑不道天命誅之其六尸印文稱古埋伏尸不著墳墓害及十人者竿梟其首以徇是夕啟獄灰迹從橫凌亂而繫者才五輩將上送北鄆

金甲神持黃紙符勅示法上爲列星九中畫黑殺符下云大小鬼神邪道者並誅之法錄示華華喜曰上帝有命矣質明詣獄問吏吏白制勅已定行刑可也首惡非王邦佐實蕭文佐蕭忠彥李不逮餘不可勝計姓名不足問也甲卒以木驢石砑火印木丸之屬列廷下吏具成案律書盈几呼軍正案法一吏捧策書至曰已有特旨無庸以律令從事先列罪於漆板易以朱榜金填之立大旗書太清天樞院下揭牌曰奉勅

某神將行刑吏以引示法曰有勅諸魑并其所
偶一切案誅之五雷判官者進曰元惡斃以陰
雷皆三生三死次十五人支解餘陰雷擊之引
三魑震于前酌水灌頂旋復活如是三擊乃死
以籃盛尸去三朱榜標其後曰九聖曰山魑曰
五通罪皆有狀使徇于廟相次以驢牀釘二男
四女及六魑創者朱帕首虎文衣亦各書其罪
一人乃舊婢華奴以震死而爲厲者一人非命
而爲木魑者男強死而行疫者魑正神而邪行

者詐稱九聖者竊正神之廟食者生不守正死
爲邪鬼殺人誤國無所不至而蹤跡詭祕如某
人者皆先啗以食吞以木丸而後斃之其斃於
雷火者又二十二入竟刑皆失所在武吏持天
樞院牒致宣曰山魑之戮非本院敢違天律爲
據臣僚奏請專勅施行牒請照會初郡人事九
聖淫祠久爲民患及是光響訖熄自沈巫治從
女病以十月七日迨二十八日乃畢事首尾踰

再旬彥華所降天人與沈巫之怪無以異弟語

音如鍾磬金玉細若嬰兒而怪聲則重濁類人云宣恨其始以輕信召禍自爲文曰志過紀本末尤詳予采取其大概著諸此法時方十四五歲

陳舜民

晉江主簿陳舜民被檄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自東偏房出著淡黃衫靚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闋舜民知其鬼物默誦天蓬呪殊不顧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呪聲漸厲婦人頽然怒

丙志一

九

曰何必如此趨入房乃不見

梁叔子
參政說

貢院鬼

臨安貢院故多物怪吏卒往往見之乾道元年

秋試黃仲秉

鈞

胡長文

元質

芮國瑞

輝

昌禹功

永爲考試官國子監胥長柳榮獨處一室病疴

晝臥一男子一婦人携手而入招榮曰門外極

可觀君柰何獨塊處此榮不應就榻強挽之榮

起坐澄念誦天蓬呪才數句兩人即趨出禹功

之僕取湯於中堂覺如人疾步相躡者心頗動

望堂上燈光方敢回顧乃白鷺一羣叱之卽沒
長文之小史從堂後中間過婦人高髻盛服
凭闌坐不見其足稍前視之已失矣持更者言
每夕必見此鬼往來云

東橋土地

李允升者以進士登第用樞密使汪明遠薦得
上元令歸宜興待闕夢縣之東橋土地遣人來
迎云當作交代允升辭以當赴官不願爲此職
土偶甚怒曰汝且去上元滿一任允升到官二
年以事去竟用贓罪徙嶺南

兩志一

十

閻羅王

林衡字平甫平生仕宦以剛猛疾惡自任嘗知
秀州年過八十乃以薦被召除直敷文閣旣而
言者以爲不當得罷歸歸而病病且革見吏抱
案牘來紙尾大書閻羅王林請衡花書名衡覺
以語其家前此二十年蓋嘗夢當爲此職祕不
敢言今其不免矣家人憂之少日遂卒卒之夕
秀州精嚴寺僧十餘人同夢出南門迎閻羅王

車中坐者儼然林君也衡居于秀之南門外時

乾道二年二事方務德說

文氏女

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文氏女及笄已定昏將嫁前兩夕夢黃衣人領至官曹判官綠袍戴幘迎謂曰且得汝來此間錯了公事起大獄十五六年累人不少汝且歸明日復來遂覺以白父母殊不曉其言次夕又夢至殿下王者据案坐判官抱文牘以上王判云改正即有人持湯一杯

丙志一

十一

於廷下飲之極腥惡出門而寤則化為男子矣父母驚遣報壻壻家以為本非女子特以詐給人投牒訟于州案驗得實乃已其語音態度猶與女不異但改衣男服爾壻家復欲妻之以女云

神乞簾

永州譙門相對有小廟廟神見夢于錄事參軍何生曰吾一方土地神耳非王侯也郡守每出入必徑祠下我輒趨避之殊不自安就君乞一

簾蔽我如其言明日夢來謝

化州守何休說錄事之子也

南嶽判官

李摭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度江寓居縉雲調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鈐轄趙士珪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往居摭稍葺鈐轄廨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廨內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卽日反故宅摭還亦但處元廨中久之從容謂趙曰

丙志一

十一

吾前生爲天曹錄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此半月當發惡瘡死敢以後事累君趙噩然曰必無是理勿妄言才旬日疽生于腦信宿侵淫見骨果死死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教授來遣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摭死矣以在生隱惡受譴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謝罪于天趙卽呼道士如其請婢著青袍執簡戴幘雍容出拜外間聞之爭入觀婢炷香跪爐

與官人無少異醮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
苦趣猶當爲異類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幸
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蟒蟠屈土中半露其
脊趙酌之以酒他日婢復作摭來又邀趙謂曰
蟒禍已免今爲南嶽判官威權况味非陽官可
及得請於

上天許般家矣遺骸滿室唯君是託焉趙責之
曰君爲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
旣不幸早世而令一家共入鬼錄可乎婢不復

丙志一

三

答少頃卽蘇未幾摭妻繼亡三子皆幼凡其送
終之事趙悉辦之摭從兄德升尙書擢後居天

台始收卹其孤云趙之子
不拙說

夷堅丙志卷第一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